

個體量詞在漢語語族中的分布

——晉語的個案研究^{*}

李震 何萬順^{**}

摘要

依據亞太地區量詞的「單一起源假設」，僅北方漢語之量詞為原生系統，其他量詞語言都是因語言接觸而發展出量詞 (Her and Li 2023)。然而，文獻中普遍認為南方漢語中個體量詞的數量多於北方漢語。這個「南強北弱」的格局成為西方學者反對北方漢語為量詞起源的重要理由，轉而支持壯侗語。Her 、Li 提出北方漢語的「阿爾泰化」作為反駁，主張其個體量詞的數量乃因此由強轉弱，並非自始即弱。因為晉語是北方漢語中唯一的非官話語言，本文的主旨是實際檢驗晉語中的個體量詞，並比較其與南方漢語之數量。基於數詞與量詞分別為乘數與被乘數的乘法屬性，Her (2012) 發展出嚴格區分個體量詞與計量量詞的語意基礎以及語法測試方法。本文在此基礎上，逐一檢視文獻中的晉語量詞，首次明確認定個體量詞的實際數量。依據晉語方言點由南到北的地理分布，本文選取了6個方言點

2024年12月10日收稿，2025年5月1日修訂完成，2025年11月5日通過刊登。

* 誠摯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諸多改進意見，本文論證得以精進，但文責自負。第一作者母語為靜樂晉語，本文語料亦獲得五位晉語發音人的協助：陳義同學（新鄉話）、李一林同學（長治話）、武晨燕同學（介休話）、崔玲同學（偏關話）與劉欣悅同學（包頭話），特此致謝。第二作者先後獲得科技部與國科會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029-062-MY3及NSTC 111-2410-H-029-009-MY3），也一併致謝。

** 作者李震為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博士候選人，何萬順為通訊作者，現任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林南&蒲慕蓉講座教授、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兼任講座教授。

進行檢驗，發現個體量詞較少的約有30個，最多的則超過50個，根據各方言點共用的情況，確定晉語有至少30個常用個體量詞。與南方漢語的比較顯示，漢語個體量詞的分布雖然大體上仍是「南強北弱」，但北方漢語並非積弱不振，這個發現因此有利於亞太地區量詞起源於北方漢語的假設。

關鍵詞：個體量詞、南強北弱、單一起源假設、晉語、阿爾泰化

一、緒論

量詞研究中區分個體量詞與計量量詞。¹傳統上，量詞的定義及分類一直存在爭議。由於個體量詞與計量量詞在句法結構上相似，許多研究將兩者混為一談，統稱為「量詞」。Greenberg (1990[1972]) 從數學角度對個體量詞進行了定義，即個體量詞本質上是表達「乘1」的概念。在此基礎上，Her (2012) 進一步將個體量詞與計量量詞都視為乘法算式中的被乘數 (multiplicand)，數詞則為乘數 (multiplier)。舉例說明，「三條魚」、「三隻魚」和「三尾魚」在數學上均表示「 $[3 \times 1]$ 魚」的概念；「三斤魚」、「三箱魚」和「三堆魚」則可表示為「 $[3 \times n]$ 魚」。二者的差異為前者被乘數的數值為「1」，後者被乘數 n 為「 $\neg 1$ 」。²由此推測，個體量詞在語意上可被省略。英語中無個體量詞便是這種情形，「 $[3 \times 1]$ 魚」對應英語的“three fish”。然而，對於「三斤魚」等，量詞「斤」在數學上不表示數值為1的概念。乘法運算表明個體量詞與計量量詞在句法上確屬於一類；然而二者在語意上存在差異：個體量詞的數值恆定為1，而計量量詞的數值非1。³

1 文獻中個體量詞 (sortal classifier) 也稱作分類詞、類別詞與單位詞等。本文採用「個體量詞」這一術語，個體量詞以外的名量詞統稱為計量量詞 (mensural classifier)。

2 被乘數 n 在數學上的值可分為數值 (numerical) 與非數值 (non-numerical)。例如，在「一打雞蛋」中，「打」內建的數值為「12」；而在「一箱魚」中，「箱」為非數值，雖然在某些情況下「一箱魚」可與「一條魚」等值 (即當一個箱子只能容納一條魚時)，然而這是偶然而非必然。個體量詞之值必然為數值「1」，但計量量詞則不然。

3 一位審查人指出，個體量詞和計量量詞都是作為數詞和名詞的中介，所不同在於前者與名詞所指稱物體自身的屬性具有重要聯繫，而後者與名詞所指稱物體之間無本質關

以晉語靜樂話為例，傳統觀點下，(1) 中「對」和「隻」均被視為量詞。儘管二者在句法上同屬一類，它們的語意卻不同。以乘法運算來看，「對」作為被乘數，其數值為「2」，而「隻」作為被乘數，數值為「1」。可以判定，僅有「隻」為個體量詞。本文檢視的就是類似於「隻」的個體量詞在晉語中的分布。

實際上，個體量詞和計量量詞之間的界線有時也不甚分明，甚至有時同一形式既可用作個體量詞，亦可作計量量詞之用。舉例來說，在晉語靜樂話中，量詞「間」是作為計量房間大小的單位：一個窗對應的房間為一間房，兩個窗對應的房間為兩間房；然而在晉語長治話中，「間」已被當作個體量詞之用：「一間房」表示一個房間。再比如晉語中普遍存在的量詞「圪瘩」表示塊狀意，一般被用作個體量詞，因而「一圪瘩豆腐」為一塊豆腐之意；同時「圪瘩」也作計量之用，如一圪瘩豆腐可被切分為多圪瘩豆腐。

關於量詞語言的世界分布，Gil (2013) 與 Her et al. (2022) 均觀察到是以東亞和東南亞語言為中心向外遞減擴散，但均未提出明確假設中心點為何。⁴ Her and Li (2023) 進一步依照語言的分布密度和地理關係，彙

係。然二者都是以個體「1」作為計量單位，即表示1個單位。審查人之觀察說明了計量量詞和個體量詞的重要區分，此處進一步釐清二者在數學意義上的差別：雖然個體量詞和計量量詞都表示1個單位，但單位內在的值卻不同，個體量詞必然為1，計量量詞則不然。二者因此在語意上也存在顯著差異。個體量詞和名詞語意重疊，故不增添新的語意。例如聖經故事「五餅二魚」中，「二魚」是否使用個體量詞「尾」或「條」，並不影響語意，翻譯成英文都同樣是 *two fish*。「尾 / 條」因此在數學意義上相同，其值必然為「1」。計量量詞不然，其增加新的語意，所以「一箱魚」語意異於「一條魚」，「箱」未內建數值意義，因而不表明「魚」之數值。這就是為什麼「乘1」的概念只適用於個體量詞而非計量量詞。詳細討論可參考 Her (2012); Her et al. (2017); Her et al. (2022)。

4 Gil (2013) 調查了 400 種語言，觀察到 140 個量詞語言。Her et al. (2022) 將樣本數擴大至 3338 種語言，發現在 723 個語言中存在量詞。個體量詞以東亞和東南亞語言為最豐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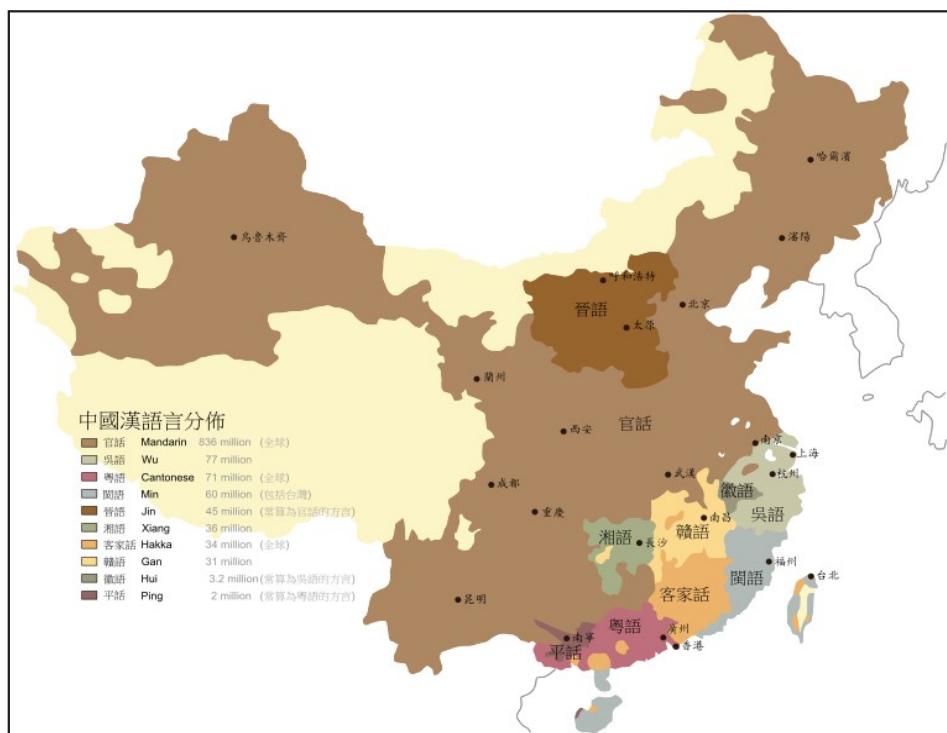
整量詞語言分布最密集的漢語族 (Sinitic)、苗瑤語系 (Miao-Yao)、南亞語系 (Austroasiatic)、壯侗語 (Tai-Kadai)、藏緬語族 (Tibeto-Burman)、印度—雅利安語支 (Indo-Aryan)。發現在這 6 個語族中，又屬漢語族和壯侗語中的占比最多，分別為 73.1% 和 53.2%。至於個體量詞起源於漢語族還是壯侗語，文獻中存在不同看法。Behr (2009) 與 Huang (2013) 透過文獻回顧，提出六項理由支持壯侗語為起源，反對以漢語為起源的論點，但是並未進一步探究量詞如何從壯侗向四方擴散至其他亞太地區。相反的，Her and Li (2023) 首先反駁了反對漢語支持壯侗的六項論點，且進而對於亞太地區分布最密集的 6 個語族逐一論述並提出了初步證據，論證個體量詞如何從北方漢語以漸進的方式擴散至這些語族。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北方漢語單一起源假設」：亞太地區的量詞語言中，僅北方漢語之量詞為原生系統，其他語言中的量詞皆因語言接觸而產生。

而漢語語族內部的個體量詞分布又不甚均勻。一般認為，個體量詞根據地理分布在整體上呈現出「南強北弱」的格局 (Yue 2003: 85)。例如，根據何萬順、林昆翰 (2015) 的研究，臺灣華語中存在 86 個個體量詞；而臺灣閩南話中也存在 83 個個體量詞 (陳孟英等 2020)；臺灣客家話存在 64 個個體量詞 (廖家昱 2014)；香港粵語中也存在 44 個個體量詞 (Huang et al. 2025)；湖南澧縣話中個體量詞約 44 個 (依據黃明慧 2022)。相較之下，北方漢語地區個體量詞數目較少，如遼寧營口話中個體量詞約為 36 個 (依據趙燁 2022)；寧夏銀川話、甘肅西寧話中個體量詞也應該在 40 個上下 (依據劉洋 2019)。一位審查人還指出，北方漢語中山東、河南境內的一些官話地區，個體量詞也不很發達。此處以河南洛陽方言為例，其個體量詞數量約為 31 個 (依據賀巍 1993: 190-191)。對比南方漢語和北方漢語，可以發現個體量詞數量整體上表現為南多北少。⁵ 此外，「南強北弱」也表現在量詞的句法功能上，相較於北方語區，南方語區個體量詞的句法功能更豐富多樣 (游汝杰 1982；石毓智 2002；

5 湖南澧縣話、遼寧營口話、寧夏銀川話、甘肅西寧話以及河南洛陽話中個體量詞的數目是在參考文獻統計的量詞數目基礎上，本文作者分離出了個體量詞之後確立的大概數目。具體每個方言中個體量詞的準確數目還有待做進一步調查。

汪化雲 2008；毛志萍 2019）。

在漢語語族中，晉語是北方漢語中唯一的非官話語言。⁶根據李榮等（2012）所編的《中國語言地圖集》，晉語使用人口約 6,300 萬，其地理位置屬黃河流域（見圖一，本文六幅地圖原圖皆彩色，彩圖可參見「漢學中心出版品全文資料庫」，<https://ccs.ncl.edu/ExpertDB.aspx>），而南方漢語均遠在長江流域與長江以南。



圖一 漢語方言分布圖⁷

6 關於晉語與官話的分合關係，傳統上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晉語獨立於官話，主要理據是晉語中保留了入聲（李榮 1985, 1989）；另一種主張認為「入聲保留」作為晉語獨立的條件並不充分，晉語應仍屬官話（丁邦新 1987）。目前學界基本循第一種意見，本文亦同。

7 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漢語方言>（2024.10.29 上網檢索）。

在晉語的相關文獻中，方言調查辭典和量詞研究均未嚴格區分個體量詞和計量量詞，到目前為止，晉語中個體量詞的分布和數量存疑，因而需檢驗晉語的個體量詞系統。其次，晉語區作為華夏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尤其是山西省內部，其地理位置相較封閉，語言上保留較多存古特徵以及區別於官話的顯著特色。例如，晉語較為完整的保留了入聲，這也是晉語獨立於官話的區別性特徵之一（李榮 1985；侯精一 1986）。另外，在理論語言學框架下，漢語被普遍認為是沒有時制範疇（tense）的語言（Lin 2003, 2006；Smith 2008），主要依據之一是漢語不存在標識時制系統的形態。然而，晉語中卻廣泛存在表示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句末時制助詞（史秀菊 2012；邢向東 2017, 2020）。再者，晉語在地理上處於官話和阿爾泰語的過渡地帶，根據喬全生（2023）的研究，晉語語音的變化除受到普通話的影響之外，也有來自北方阿爾泰語的影響。基於以上三點考量，我們認為檢視晉語中個體量詞系統對於查驗個體量詞「北方漢語單一起源假設」具有意義。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節首先回顧個體量詞「北方漢語單一起源假設」；第三節介紹並評價 Her (2012)，何萬順、林昆翰（2015）以及陳孟英等（2020）區分個體量詞和計量量詞的語法、語意測試，在其基礎上歸納本文所採用的測試方法；第四節檢視晉語中的個體量詞系統，根據地理分布的南北走向，本文選取 6 個方言點進行測試，對比後基本確定了晉語中常用的個體量詞系統；第五節簡單討論晉語個體量詞系統對於個體量詞「南強北弱」的分布格局及「北方漢語單一起源假設」的意義；第六節是總結。

本文中的晉語語料大多來自既有文獻，但合法度判斷（grammaticality judgment）均經作者及 5 位發音人確認；亦有部分語料為發音人提供。本文第一作者之母語為晉語靜樂話；5 位發音人之母語則分別為新鄉、長治、介休、偏關、包頭。以上 6 個方言點的選取是以山西為主軸依據晉語從南到北的地理分布。

二、量詞單一起源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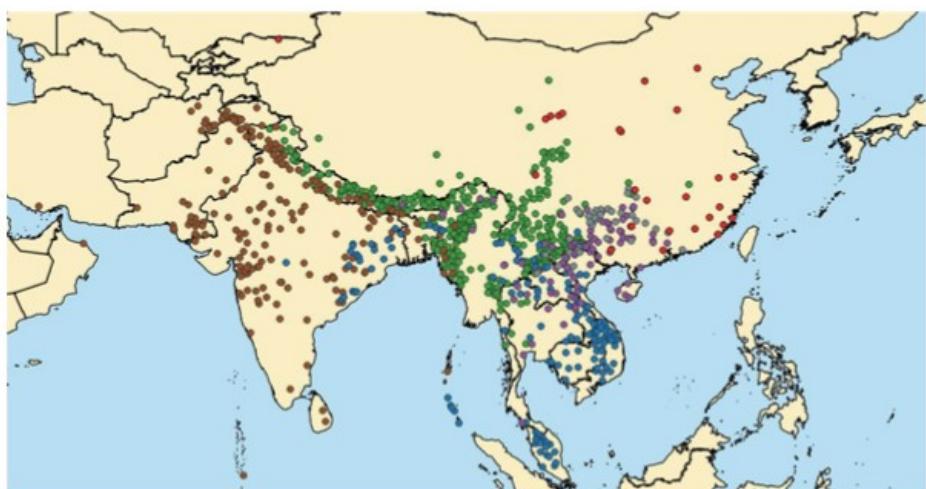
個體量詞廣泛分布在東亞及南亞語言中。漢語是典型的個體量詞型語言，其個體量詞系統發達。根據步連增（2011）的考察，至魏晉時期，漢語中個體量詞已得到充分的發展。個體量詞在語意上必須與核心名詞相關聯，表現在量詞與名詞的互相選擇上。例如，官話中個體量詞「頭」一般指稱大型哺乳動物而非指稱人，在常規語境下會講「一頭牛」而非「一頭人」。再比如個體量詞「柄」要求關聯的名詞成分必須具備 [+ 手柄] 的語意特徵，如：「一柄斧頭」、「一柄長劍」；而「條」要求相關的名詞成分具備 [+ 條狀] 語意，如：「一條魚」、「一條河」。這種語意要求決定了量名詞之間的選擇限制，因而「一柄河」、「一條斧頭」便是不合語法的組合。

除東亞及東南亞語言之外，歐洲、非洲和美洲地區也散見一些零星的量詞語言。Gil (2013) 調查了世界 400 種語言，結果顯示只有 140 種語言存在個體量詞，其中又以亞洲語言之個體量詞為最，表現在個體量詞系統發達且使用具有強制性。總體而言，量詞語言的世界性分布模型可以概括為：以東亞和東南亞語言為中心向外遞減擴散 (Gil 2013; Her et al. 2022)，這個從中心向四方擴散的格局在 Her and Li (2023) 所蒐集之 723 個量詞語言的全球分布中清楚可見（請見圖二）。



圖二 量詞語言的世界分布 (Her and Li 2023)

Her and Li (2023) 進而彙整出量詞語言分布最密集的 6 個語族：漢語族、苗瑤語系、南亞語系、壯侗語、藏緬語族、印度—雅利安語支，共計 310 種語言（如圖三分布）。



圖三 六大量詞語族的分布

說明：紅點標誌漢語，灰色標誌苗瑤語，藍色標誌南亞語，紫色標誌壯侗語，綠色標誌藏緬語，棕色標誌印度—雅利安語。(Her and Li 2023: 119)

Her and Li (2023) 認為量詞語言的分布趨勢並非偶然，而是有其必然性，加之藏緬語族內部各語言中量詞的詞序變化，因此推斷此分布趨勢是語言接觸的結果，提出「單一起源假設」：量詞應發端於單一語言，後經語言接觸發展至其他語區。在 6 個語言區域中，因漢語族和壯侗語中個體量詞發展最為豐富，因此可能最早起源於漢語族或壯侗語；然而，這兩者之間誰先誰後卻有極大爭議。

Behr (2009) 與 Huang (2013) 透過文獻回顧，系統性地提出六項反對漢語量詞起源於漢語本身的論點，並支持壯侗語為起源的假說：一、上古漢語缺乏量詞；二、漢語缺乏動物類個體量詞；三、漢語量詞的詞序在歷史發展上並不穩定；四、原始藏緬語中不存在量詞；五、南方漢語的個體量詞數量多於北方漢語；六、東南亞語言中，壯侗語的個體量詞系統最為發達。Her and Li (2023) 則針對這些論點逐一提出反駁，進

而論證「北方漢語單一起源假設」的多項優勢。簡述如下：一、甲骨文中已存在少量計量量詞，金文中則可見個體量詞；至魏晉時期個體量詞發展成熟，甚至超過 100 個（劉世儒 1965；Wang 1994；黃從嘉等 2025 出版中）；相較之下，壯侗語個體量詞的紀錄最早出現於西元 1300 年左右，比魏晉晚了近千年；二、漢語中存在動物類個體量詞，如「隻」、「頭」、「尾」等，而也有證據表明漢語中個體量詞「頭」被借用至壯侗語及其他語言（如日語）；三、漢語量詞的詞序自古以來皆為「數詞 > 量詞」，似乎表明漢語量詞系統為自源型；四、原始藏緬語缺乏量詞，與原始漢語是否具備量詞並無直接關聯；五、漢語語族內個體量詞呈現南多北少的現象，並不一定因為北方漢語的量詞發展較晚，可解釋為北方漢語受到「阿爾泰化」的影響，導致個體量詞的數量由多轉少；六、東亞語言中，漢語的個體量詞系統（尤其是南方漢語）發展程度不亞於壯侗語。

另外的事實是漢語中數詞和量詞也被借用到周邊語言，如韓語、日語、南亞語、壯侗語等普遍有相當數量的數詞與量詞是直接借自漢語（如 Downing 1996: 48；Janhunen 2000: 693；Alves 2015）。而目前尚沒有文獻顯示一個語言從另一個語言借入數詞但卻借出量詞。既然壯侗語大量借入漢語的數詞，其亦從漢語借入量詞是合理的假設。此外，泰語和部分壯侗語中仍有相當多的迴響型量詞（echo classifier）（Jenks 2011），這在漢語中已極為罕見。而迴響型量詞是量詞系統尚未完全發展成熟的特徵之一（蔣穎 2009）。Her and Li (2023) 因此進一步主張，量詞起源於上古北方漢語，並向周邊地區傳播，進而影響了南方漢語及其他鄰近語族。本文考察北方漢語晉語中的個體量詞系統，檢視其對「北方漢語單一起源假設」的意義。

三、「個體量詞」與「計量量詞」的區分

文獻中普遍認定量詞（numeral classifier）可分兩個次類：個體量詞（sortal classifier）和計量量詞（mensural classifier），而量詞系統的發達與否乃取決於個體量詞的數量，因此二者的區分至關重要。本文綜整 Her (2012)，以及何萬順、林昆翰（2015）與陳孟英等（2020）之研究，總

結出如下 7 項區分出個體量詞的測試方法。

(2) 區分個體量詞與計量量詞的測試方法

1. 個體量詞只與可數名詞組合。
2. 個體量詞可省略而計量量詞不可省略。
3. 個體量詞不增添新語意，表示數值為 1，可被「個」替代。
4. 個體量詞的修飾語亦為名詞的修飾語，計量量詞的修飾語則不然。
5. 個體量詞反意形容詞不等值。
6. 若 $\text{Num } X \text{ Num } Y \text{ N}$ 成立，那麼 X 為計量量詞而非個體量詞。⁸
7. 當數詞值為 1 時，個體量詞與名詞之間不可插入「的」，計量量詞無此限。

簡要說明以上測試。Greenberg (1990[1972]) 將個體量詞與「乘 1」的數學概念建立關聯，Her (2012) 進一步指出在「數詞 X 名詞」結構中數詞和 X 構成乘法關係，當 X 值為被乘數 1 時，X 為個體量詞；若不然，X 為計量量詞。換句話說，數值解讀是否為 1 是個體量詞和計量量詞的核心區別。基於此，測試方法 1、2、3 可以被推導出來。其次，如 Her and Hsieh (2010) 和 Her (2012) 所指出，個體量詞只突顯名詞的部分語意而不增添新的語意，故其語意已包含於名詞語意中。具體來說，個體量詞的語意和名詞語意存在重疊，如在「一尾魚」和「三條魚」中，「尾」和「條」分別與「魚」語意內建的條狀和尾部重疊，因而「尾」和「條」只是突顯這些內建的語意，並沒有增添額外的語意。因此，在聖經故事「五餅二魚」中，「二魚」是否使用個體量詞「尾」或「條」，並不影響語意，翻譯成英文都同樣是 two fish。故「一尾魚」與「三條魚」可分別進行如下的乘法運算： $[1 \times 1 \text{ 魚}]$ ， $[3 \times 1 \text{ 魚}]$ ；「尾／條」在數學意義上相同，其值必然為 1 (也見註 3)。可見，個體量詞數值為 1 與其語意被包含在名詞語意中，二者具有內在的邏輯關聯，為一體兩面：個體量詞語意蘊含在名詞語意中，則其數值解必然為 1；反之亦然 (也見何萬順、林昆翰 2015)。據此語意性質可推導出測試方法 1 至 6。

8 Num 表示數詞，X 和 Y 表示量詞，N 為名詞。

此處亦簡要說明測試方法 4 和 5。因個體量詞和名詞語意重疊，不增加新的語意，故可以預期個體量詞的修飾語也是名詞的修飾語（如：「一大顆蘋果」與「一顆大蘋果」語意相同，即測試 4）。測試方法 5 之「個體量詞反意形容詞不等值」所言指的是若名詞和個體量詞前的形容詞語意相反，會發生語意衝突；然這一測試對計量量詞不適用，因其增加新的語意（對比：「*一大顆小蘋果」 vs. 「一大箱小蘋果」）。

測試 7 雖然是基於句法事實的觀察，但仍有其邏輯基礎：個體量詞與名詞的語意乃一體成形，因此在語言處理上較為排斥「的」的插入。但是測試 6 存在一些問題，請見（3）的例句。

（3）a. 一箱十顆蘋果 b. *一個十顆蘋果

「箱」是計量量詞，「顆」是個體量詞。因計量量詞增添新的語意，故計量量詞前的數詞只對計量量詞進行量化而不針對名詞，因而（3a）中允許「十顆」插入修飾名詞；相反，因個體量詞不增添新的語意，個體量詞前的數詞實際上是對名詞進行量化，因而（3b）中「十顆」的插入不合法。這可以解釋為何只有（3a）而非（3b）合格。

然而根據 Her and Hsieh (2010)，(3a) 中「一箱」應修飾「十顆蘋果」，語意為一箱蘋果的數量為 10 個。事實上，(3a) 更自然的理解應該是一個話題句，語意為：一箱有十個蘋果；或者還可以將「一箱」和「十顆」理解為並列的修飾語，共同修飾名詞「蘋果」，語意為：一箱又十顆蘋果。一些測試可以證明我們所言。首先，若按照 Her and Hsieh (2010) 的解讀，根據測試 7，「一箱」後應允許「的」插入，實際上並非如此，相反，「十顆」後更容易插入「的」（對比 4a 與 4b）。而「一箱」後本身不排斥「的」，以（4c）為證。

（4）a. *一箱的十顆蘋果
b. 一箱十顆的蘋果
c. 一箱的紅蘋果 vs. ?一箱紅的蘋果

其次，我們發現，測試 6 不必然為真。請看例子：

(5) a. 一顆三斤西瓜 b. *三斤一顆西瓜

例子 (5a) 可以，但 (5b) 不佳，根據測試 6，我們會得出 (5) 中「顆」為計量量詞的結論，事實並非如此。因而，本文所採取的測試方法會將 6 排除。

測試 1、2、3、4、5、7 理論上均適用於晉語個體量詞的測試。不過需要指出，測試 2 的使用也是有限的。例如，文言文中，個體量詞可以省略，在北京話中，作為賓語的個體量詞有時可以省略（如 6a）（參考何萬順、林昆翰 2015）。

(6) a. 北京話

我買了一（個）蘋果

b. 靜樂話

ŋx mai-lau iε vai phiŋku → ŋx mai-lau iai phiŋku

我買-了 一 個 蘋果 我買-了 一 個 蘋果

儘管如此，個體量詞的省略不是完全自由的，例如在靜樂晉語中個體量詞往往不省略，而是和數詞合音形成簡單形式（參考 6b），可見此項測試方法存在限制。另外需要說明，測試 4 和測試 5 實際上是一體兩面，二者是一致的，可歸納為：個體量詞對修飾語並沒有阻絕性。基於以上考量，本文將採用 3、4、7 的測試方法來確定晉語個體量詞。

四、晉語中的個體量詞

晉語之於官話的獨立地位主要在於其在音韻上的特點（李榮 1985），即晉語保留了入聲。《中國語言地圖集》（李榮等 2012）根據古四聲在今音的演變（侯精一 1986），將晉語劃分為 8 個方言片：張呼片、大包片、五台片、呂梁片、並州片，上黨片、邯新片和延志片（參考圖四：晉語分區圖）。並州片太原話一般被認為是晉語的代表。然而實際上太原由於是山西省會城市和交通樞紐，太原話受普通話影響大（喬全生 2019；喬全生 2023），已不能準確地反應晉語面貌。

本文考察晉語的個體量詞。選取邯新片中新鄉話，上黨片中長治話，並州片中介休話，呂梁片中靜樂話，五台片中偏關話，大包片中包頭話。晉語的主體在山西（喬全生 2004），本文方言點的選取以山西省為主軸，遍及 6 個方言片，整體形成了由南至北的走勢（圖四中星標）。就地形地貌而言，新鄉位於河南省平原地區，與山西省有太行山脈相隔；長治位於長治盆地，介休位於太原盆地；靜樂、偏關位於西北呂梁山區；包頭在長城外內蒙古。



圖四 晉語分區圖 (2006 版)⁹

上節已有說明，本文調查晉語個體量詞採用了 3 種測試方法，分別是上節中的 3、4、7。重複如下：

3. 個體量詞不增添新語意，表示數值為 1，可被「個」替代。
4. 個體量詞的修飾語亦為名詞的修飾語，計量量詞的修飾語則不然。

9 圖片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File:晉語分區圖 2006 版.png> (2024.10.29 上網檢索)。

7. 當數詞值為 1 時，個體量詞與名詞之間不可插入「的」，計量量詞無此限。

表一綜整了 6 個方言點中個體量詞的數量，各個方言點中個體量詞的具體呈現可見於附錄。

表一 晉語六個方言點量詞數量統計

地理分布	南 → 北					
	方言點	新鄉	長治	介休	靜樂	偏關
個體量詞數目	39	49	54	34	29	30

統計發現，晉語中個體量詞的數目並不少。總體而言，晉語內部個體量詞數量也基本遵循「南強北弱」格局。如長治話和介休話個體量詞數目分別為 49 和 54；而位於北邊的靜樂話、偏關話、包頭話個體量詞數目在 30 上下。¹⁰ 新鄉話中有 39 個個體量詞，較長治話、介休話少，然而也多過北邊的靜樂話、介休話和包頭話中的個體量詞。從地理上看，介休、長治分別位於太原盆地和長治盆地，而靜樂、偏關處於更加閉塞的西北呂梁山區。由於前者所處地理位置較為便利，與外界接觸較多；一個合理推斷是其受官話影響較大，故個體量詞數目較多。並州片太原話便是這種情形，據考察，其詞彙已與官話方言非常接近（喬全生 2019）。事實上，在長治話和介休話中，確實存在北邊方言點所不常用的個體量詞，如：艘（一艘船）、架（一架飛機）、份（一份文件）、封（一封信）、首（一首歌）等。以靜樂話為例，因地處山區，自身語言系統中不存在類似「艘」這樣的個體量詞。由此觀之，我們認為地理地貌的差異對個體量詞系統具有影

10 一個例外是新鄉話，其個體量詞數目為 39。處於更南部的新鄉話個體量詞數量卻較介休、長治話少。出現這種偏差是在我們預期之內的。因為不同於長治、介休位於山西省，新鄉屬河南省管轄，其地理位置於太行山東部山前平原和黃河衝擊平原地區，與山西省有太行山之隔，因而其個體量詞數目和山西境內長治、介休差別較大實際上是可預期的。本文主要關注山西境內晉語，對新鄉話個體量詞數目較少之成因不作討論。

響，同時，靜樂話和偏關話似乎能反映晉語原貌。

本文根據 6 個方言點中個體量詞之分布彙整出晉語個體量詞共用情況表（見附錄表九），主要呈現 6 個方言共用個體量詞的情況。藉以總結 6 個方言中個體量詞的共性和個性，同時該表能大致反映晉語個體量詞的數目。具體來看，由 6 個方言共用的個體量詞數量有 14 個，由 5 個方言共用的個體量詞數目為 9 個，由 4 個方言共用的個體量詞為 7 個。請看表二。

表二 晉語 6 個方言點共用個體量詞^{11、12}

編號	量詞	新鄉	長治	介休	靜樂	偏關	包頭	數量
1	件	件兒	件	件子	件子	件子	件兒	6
2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6
3	圪截	圪截／ 截兒	圪截	圪截	圪截	圪截	圪截	6
4	圪瘩	圪瘩	圪瘩	圪瘩	圪瘩	圪瘩	圪瘩	6
5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6
6	本	本兒	本	本	本子	本	本	6
7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6
8	條	條	條	條	條	條	條	6
9	棟	棟	棟	棟	棟	棟	棟	6
10	片	片	片	片	片子	片	片兒	6
11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兒	6
12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6
13	顆	顆	顆	顆	顆	顆	顆	6
14	朵	朵兒	朵	朵	圪朵	朵	朵	6

11 在共時層面上，受漢語普通話推廣政策以及人口流動的影響，漢語普通話對不同方言點的影響深淺不一。在很大程度上，很難區分某個方言點的個體量詞是否由本土產生或是借自普通話。在此前提下，我們承認不同方言點中量詞的統計存在誤差。然而我們認為 6 個方言點中所共用的個體量詞基本可以反映晉語個體量詞系統面貌。

12 通用量詞（類似於漢語普通話「個」）在不同方言點發音有別，如靜樂話讀「vai」，介休話讀「xuai」。本文統一使用文字形式「個」表示通用量詞。另外，針對同一個個體量詞，不同方言點存在自由變體，如兒化或「子」綴：「節」在新鄉話中發生兒化而在靜樂話中採用「子」綴形成「節子」。本文處理是自由變體作同一個體量詞看待。也需要說明，本文不考慮個體量詞在各個方言點的具體發音表現，因而文字紀錄並未反映其發音。

15	堵		堵	堵	堵	堵	堵	5
16	扇	扇兒	扇	扇	扇	扇		5
17	盤	盤兒	盤	盤	盤	盤		5
18	節	節兒		節	節	節子	節	5
19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5
20	隻	隻	隻	隻		隻	隻	5
21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5
22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5
23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5
24	把	把	把	把		把		4
25	發	發	發	發	發			4
26	掛	掛	掛	掛	掛			4
27	戶		戶	戶	戶		戶	4
28	家	家	家	家	家			4
29	面	面	面	面			面	4
30	首	首	首	首			首	4

由此推斷，整體而言晉語至少有 30 個常用的個體量詞，因為在 6 個方言中至少為 4 個方言所共用。其中為 6 個方言共用的 14 個個體量詞為：本、道、棟、（圪）朵、圪瘩、圪截、個、根、顆、件（兒／子）、片、篇、條、張。同漢語普通話一致，「個」在晉語中是一個通用量詞，日常口語中可代替其他個體量詞，如以上除「個」的 13 個共用個體量詞均可被「個」替代；其餘 16 個常用的個體量詞亦是如此。實際上，在日常口語中，「個」的使用頻率最高。這一定程度上與漢語個體量詞「南強北弱」的特點吻合。¹³另外，晉語中存在幾個較特別的個體量詞。如「圪瘩」、「圪截」分別用作修飾塊狀和段狀的物體；以及新鄉話中「骨碌」常用作修飾段狀的圓形物體。據我們所知，這幾個個體量詞為晉語之特色。

在瞭解了晉語量詞系統的基本面貌後，下一節將詳細討論晉語個體量詞系統之於個體量詞「南強北弱」及「北方漢語單一起源假設」的意義。

13 雖然個體量詞「個」之盛行與「南強北弱」特點吻合。然而個體量詞豐富卻並不意味著通用量詞使用頻率低，例如，在個體量詞發達的臺灣華語中「個」的使用頻率也很高。

五、「南強北弱」與「阿爾泰化」

從亞洲來看，量詞語言在地理上的分布呈現「南強北弱」的格局（參考圖二）。具體而言，東南亞語言是典型的量詞語言，具有較成熟的個體量詞系統，尤其是壯侗語系。例如，泰語（Thai language）有 80 至 90 個個體量詞（Haas 1942），北壯語（Northern Zhuang language）有約 52 個個體量詞（依據 Burusphat and Qin 2006 所著之 *Northern Zhuang Chinese-Thai-English Dictionary*）。

然而，位於北部阿爾泰地區的語言，如蒙古語族（Mongolic）、通古斯語族（Tungusic）與突厥語族（Turkic），卻大多沒有個體量詞。個別語言中雖存在個體量詞，然而數量較少，使用也並非強制。Allasonnière-Tang et. al (2023) 從親緣演化分析（phylogenetic analysis）的結果證實阿爾泰語中的量詞並非原生系統。例句（7）是兩個吉爾吉斯語（Kirghiz）的例子，其中 *daana* 是通用個體量詞，*tujaq* 本意為「蹄」，用作量詞時意為「隻」、「頭」等（胡振華 1986: 51）。

- (7) a. bir daana qalem b. bir tujaq at
 一 量詞 筆 一 量詞 馬
 一支筆 一匹馬 (胡振華 1986: 51)

陳甚安等（2024: 460）詳細檢視了 65 個阿爾泰語言，發現有 15 個是量詞語言，但其個體量詞並不發達且可省略，因此也推測均非原生系統，而是依其地理位置分別與漢語和波斯語這兩個量詞系統發達的語言接觸所產生；其地理分布與接觸來源，請見圖五。



圖五 阿爾泰語中量詞語言的分布（陳甚安等 2024: 460）

從漢語內部來看，個體量詞分布所呈現的「南強北弱」格局也基本成立。這主要是表現在個體量詞的數量上，南方語言區域整體上個體量詞數量大——臺灣華語 86 個（何萬順、林昆翰 2015），臺灣閩南話 83 個（陳孟英等 2020），臺灣客語 64 個（廖家昱 2014），香港粵語 44 個（Huang et al. 2025）；北方漢語地區個體量詞數目相對較少，湖南澧縣話約 44 個（依據黃明慧 2022），河南洛陽話約 31 個（依據賀巍 1993: 190-191），遼寧營口話約 36 個（依據趙燁 2022），寧夏銀川話、甘肅西寧話 40 個上下（依據劉洋 2019）。而本文考察發現，北方晉語常用的個體量詞數目基本在 30 上下。

個體量詞的句法功能也呈現出「南強北弱」的格局。一般認為，個體量詞在句法功能上存在語言 / 方言之間的差異。如游汝杰（1982）早已指出個體量詞的句法功能在南方漢語和壯侗語中更為多樣（也見石毓智 2002；汪化雲 2008）。例如，廣東話中個體量詞可用作定指成分（determiner）直接修飾名詞成分（8a），又或者個體量詞可以結合形容詞構成名詞性成分（8b），又如個體量詞作修飾語標記（8c）。另外，根據汪化雲（2008）考察，「個」的定指用法、結構助詞等用法之語法化源頭均為個體量詞「個」，大體的演化順序為：個體量詞「個」 >（定指詞「個」）> 結構助詞「個」。¹⁴ 不過，這主要發生在南方方言區。

14 汪文寫作「箇」。

(8) a. 廣東話

個人（那／這個人）

b. 臺灣客家話 (Her and Li 2023)

sang ke

raw CLF

‘raw thing(s)’

c. 粵語開平話 (石毓智 2002)

我件帽（我的帽子）

(9) 晉語太原話

吃個飽

相較而言，晉語中個體量詞不具備這些句法功能。根據汪化雲 (2008) 考察，似乎官話和晉語中個體量詞「個」僅有一種有別於個體量詞的用法。即在「V 個 VP」中（如例 9），「個」既可分析為個體量詞，亦作結構助詞看待。這表明，「個」似乎正在語法化（汪化雲 2008）。可見，晉語中個體量詞「個」的語法功能較為單一，只作量詞之用。事實上，高亞楠（2017）對漢語 10 個方言區的量詞句法功能進行調查，發現南方漢語量詞的句法功能較北方漢語更具多樣性，主張量詞功能多樣性的顯著等級在現代漢語語族中可分三級，由高至低依序為：一、粵語、吳語、閩語；二、湘語、客家話、官話、贛語；三、徽語、平話、晉語。此一發現也證實漢語語族中量詞「南強北弱」的格局。

那麼，該如何解釋個體量詞「北弱」的分布格局呢？實際上，晉語包括與北方阿爾泰語言區域毗鄰的官話地區，個體量詞數量均相對較少，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東干話（以甘肅方言為基礎的中原官話和蘭銀官話的變體）。根據 Yue (2003) 的考察，東干話中似乎僅存在一個通用量詞；而在北方的晉語，以及山東、河南、甘肅等區域的方言也普遍存在通用量詞可以替代其他個體量詞的情形。¹⁵ 例如，通過調查 4 個典型個體量詞

15 感謝審查人告知山東、河南境內官話區域個體量詞常用「個」代替之情形，並詢問若單從地理上看，這些官話區域受到阿爾泰語影響的可能性是否較小。此處做以下兩點說明：其一，「個」作為一個高頻使用的個體量詞在北方漢語中是事實，即便在個體

「個」、「頭」、「隻」、「顆」的方言分布後，曹志耘（2008）發現似乎北方方言更傾向使用通用量詞「個」，南方方言則不然。根據我們的考察，晉語中確實存在通用量詞「個」替代其他個體量詞的情形，本文 6 位發音人皆表示基本上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更傾向於用「個」代替所有的個體量詞。另外，也有語音上的證據可證明這一點。在晉語中，數詞與個體量詞能夠形成合音形式；然而，合音形式似乎只發生在當個體量詞為「個」的情形下。以靜樂話為例，「個」的語音形式是「vai」，當「vai」和數詞結合時，幾乎在任何場合，數詞與量詞均會合音。（10）中給出了個體量詞「vai」與「一」、「八」、「十四」結合時的合音過程。這種現象廣泛存在於晉語中。合音形式的發生表明「個」是高頻使用的個體量詞。

- (10) a. 一個 iə + vai → iai b. 八個 pa + vai → paai
 c. 十四個 sə.si + vai → sə.si.ai

相較於晉語，東干話無疑是深度融合了阿爾泰語元素的語言，而阿爾泰語量詞系統不發達，因此合理推斷東干話個體量詞的單一性是「阿爾泰化」的直接後果。這一推論也有證據支撐，即東干話使用較多的 OV 語序是受到阿爾泰語以及北方民族語言語序的影響（王森 2001）。（11）是用漢字書寫的例子，賓語「工錢」置於核心動詞「出」前，呈現為 OV 語序。

- (11) 紿他們工錢出的呢。(王森 2001)

另外一個旁證來自甘溝話。甘溝話指的是位於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甘溝鄉使用的方言。根據趙綠原（2022）考察，甘溝話個體量詞系統裡也只有通用量詞「個」而無其他。而甘溝話是漢語學界公認深度「阿爾泰化」的方言，具體表現如：呈現 SOV 基本語序、具有格標記（case）、動詞型態標記複雜化（楊永龍 2019）。據此，我們有理由推斷，個體量詞

量詞十分發達的臺灣華語中亦是如此。可見，「個」的使用頻率與個體量詞系統發達與否無絕對關係。其二，山東與河南境內的官話方言有三種：膠遼官話、冀魯官話與中原官話。單純從地理位置上看，相較於蘭銀官話、東北官話與北京官話，受到阿爾泰化影響的程度應該較低；但相較於江淮官話、西南官話與南方諸漢語，則程度應該較高。但其個體量詞的實際情形如何，有待後續研究詳細檢證。

不發達與「阿爾泰化」具有關聯。

相較南方語言區域的漢語而言，晉語量詞系統顯然不能稱之為發達。我們認為這也是「阿爾泰化」的結果。實際上，早有文獻指出晉語的「阿爾泰化」現象（喬全生 2008, 2019, 2023；史秀菊、王海立 2024）。如，喬全生認為晉語語音上調類的銳減（最少為 3 個聲調）、語法上逆序結構、詞彙的構成等均與阿爾泰語的影響有關。這裡以晉語靜樂話為例，提供一些支撐「阿爾泰化」的證據。首先是語音特徵，靜樂話舌尖塞擦音（affricate）、擦音聲母（fricative）只有舌尖前（alveolar）而無舌尖後（post-alveolar）：/ts/、/tsh/、/s/，與普通話不同。以（12）中例子說明，即普通話中 /ts/ 與 /tʂ/ 在靜樂話中不作區分，均為 /ts/。

(12) a. 靜樂話	b. 普通話
知道 tsi.tau 自己 tsi.tei	知道 tʂi.tau 自己 ts.i.tei

晉語上黨片和並州片中也不區分舌尖前和舌尖後（塞）擦音，採用二選一的策略。類似的情況也見東北官話；不同的是，東北官話對於舌尖前和舌尖後（塞）擦音混而不分（喬全生 2019）。喬全生（2019）指出北方蒙語和滿語只有一套舌尖（塞）擦音，晉語和東北官話顯然是受到阿爾泰語的影響。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靜樂話中舌尖前和舌尖後（塞）擦音不區分亦為「阿爾泰化」之結果。

阿爾泰語對晉語的影響還可見於史秀菊、王海立（2024）之研究，其中舉了大量語言事實表明阿爾泰語和晉語在語法、語音上之對應。例如，晉語中第三人稱代詞與指示代詞同形，人稱代詞表現出格（case）變化以及複數形式「們」具有多樣性用法等。此處以靜樂話為例說明，靜樂話中人稱代詞表現出格變化，複數後綴「們」也具有多樣性用法。人稱代詞作為主賓語和領屬語，具有不同的形式變化。在（13）中，第一、二人稱代詞在主語位置時分別讀 *ŋy* 和 *ni*（13a）；然而其位於領屬語位置時，分別讀作 *gə* 和 *niə*（13b）。前者可視為主格（nominative case），後者為領格（genitive case）。這種格變化現象在漢語普通話中是不存在的，最合理的解釋是受阿爾泰語影響。關於複數後綴「們」的多樣性用法可見（14）

中例子，「們」可以附在疑問代詞「誰」後，還可以附在非生名詞成分 (inanimate noun) 後，表示複數意義。複數標記的這些用法在漢語普通話中是不存在的，然而在阿爾泰語中卻存在（敏春芳、李小潔 2023；史秀菊、王海立 2024）。

- (13) a. *ŋy/ni* 不在家（我／你不在家）。
 b. *gə/niə* 爸爸不在家（我／你爸爸不在家）。
- (14) a. 誰們 b. 湯湯水水們

此外，靜樂話中還見一些普通話沒有的語法現象，我們猜測也與「阿爾泰化」相關。例如，靜樂話中有一個專職標記名詞「家」的詞後綴，文字形式寫為「行」（國際音標記為 *xa*），請看以下例子。

- (15) a. 我 到 他 家 - 行 去 呀。
 我 到 他 家 -loc 去 將來 時
 我 將 要 去 他 家。
 b. 我 到 同 學 - 行 去 呀。
 我 到 同 學 -loc 去 將來 時
 我 將 要 去 同 學 家。

後綴「行」無法單獨使用，必須後附於指稱「家」的名詞成分（如 15a 中「他家」），標記「家」的地點（用 loc 標記）。有時候名詞「家」也可以省略，如 (15b)，此時「行」須後附於名詞「同學」。相較於普通話，靜樂話「行」的用法是獨特的。實際上，我們推測「行」也是「阿爾泰化」的產物。根據麻彩霞（2021）的考證，元代雜劇《西廂記》經常會見到表方位的名詞用「行」來標記，如例子 (16) 中「行」後附於名詞「姑娘」。

- (16) 著 紅 娘 來 下 處 來，有 話 去 對 姑 娘 行 說 去。

而在蒙古語直譯體文獻如《蒙古秘史》中，漢語就用「行」標記蒙古語格標記，音譯作「途兒」（如例 17）（參考麻彩霞 2021，也見祖生利 2001，2003）。

- (17) 日 裡 來 僮 行 吃 馬 奶 子。（《蒙古秘史》31 節，轉引自麻彩霞 2021）
 音譯：兀都兒 不_舌裡 蠻 途兒 亦_舌列周 額速克 赤列周 幹都木
 旁譯：日 每 僮 行 來 著 馬 奶 子 吃 著 去 有

顯然，靜樂話中後綴「行」與元代蒙式漢語之「行」同源。事實上，在靜樂話中，「行」也可後附於人稱代詞表示「某人的家」之意。(18)便是「行」後附於第一人稱代詞「我」的例子，「我行」表示「我家」之意，應該和(17)中的「俺行」語意相同。

(18) 明來我行吃飯來 (明天來我家吃飯)

晉語中一些特有詞彙形式似乎也與「阿爾泰化」存在關聯。例如，晉語中被廣泛使用的前綴「圪」，其可以附加在名詞、量詞前如「圪洞」(坑)、「圪針」(植物帶刺)、「圪截」(段)；「圪」還常常附著在動詞、形容詞前表示特定語法意義，如靜樂話中「圪等」表示「再稍微等一會」之意，「圪膩」表示「稍微有點膩」之意。儘管對「圪」的產生及來源至今無統一看法，但也確有學者(喬全生 1996；劉育林、劉肖杉 2012)將「圪」與「阿爾泰化」建立起聯繫。

以上證據表明晉語作為北方毗鄰阿爾泰語之語言，確實受到阿爾泰語的影響。在阿爾泰語影響下，晉語及北方方言之個體量詞相較於南方語言區域之個體量詞不發達是符合預期的。然而，需要指出，儘管晉語個體量詞總體符合「南強北弱」格局，但其個體量詞數目並不在少數(30個左右)。若認為個體量詞起源於壯侗語，那麼我們很難解釋晉語中存在如此數量規模的個體量詞。顯然，本文的觀察支持個體量詞「北方漢語單一起源假設」。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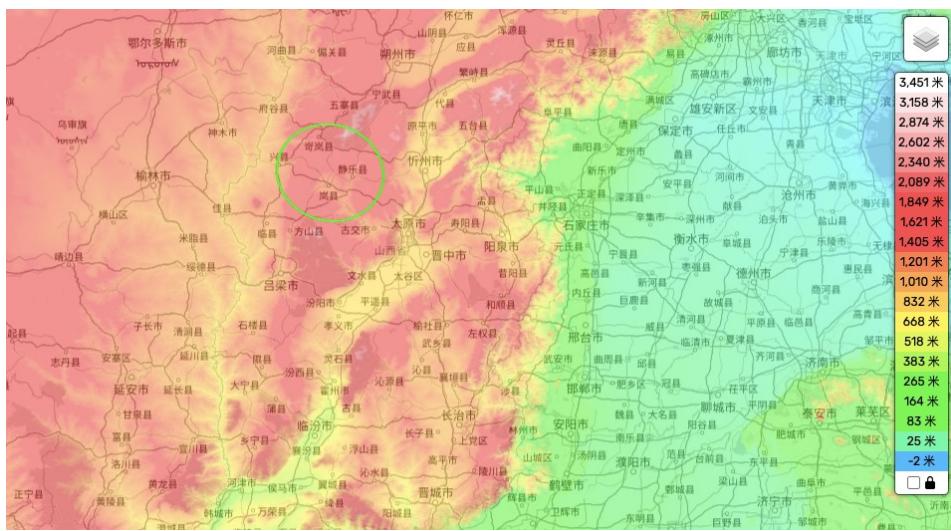
晉語另外還有一個支持的證據：專職個體量詞。普遍的觀察認為個體量詞系統成熟的語言應該具有區分有生／無生或是人類／非人類的專職

16 一位審稿人提出一個有意義的問題，即語言接觸何以解釋南方漢語以及東南亞語言量詞語法功能的多樣性？南方漢語量詞的數量與語法功能較北方漢語豐富是客觀的事實；然而，北方漢語在阿爾泰化的影響下，量詞系統的發展因而遲緩甚至受阻，也是客觀的事實，因此可以解釋「南強北弱」的趨勢。換言之，若無阿爾泰化，北方漢語的量詞應也可像南方語言一樣，數量豐富且有多功能性。此外，毛志萍(2019: 33-34)也觀察到，雖然北方漢語量詞數量總體少於南方漢語，但其動物個體量詞卻較南方漢語多且分工明細，這似乎表明動物個體量詞在北方漢語中發展更充分，換言之，北方漢語個體量詞系統應該是成熟的(Her and Li 2023)。

個體量詞 (Her and Li 2023: 142)，而晉語中不乏專職動物個體量詞，如「頭」、「匹」、「隻」、「條」等。晉語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專職個體量詞，如「圪瘩」及「圪截」，分別用作修飾塊狀和段狀的物體；此外，新鄉話中還有一個「骨碌」常用以修飾段狀的圓形物體。「盤」作為個體量詞為 5 個方言共用（除包頭話），在這 5 個方言中，「盤」都可用於修飾「磁帶／錄音帶」；有趣的是，靜樂話中「盤」除了描述「磁帶／錄音帶」，還有一個其他幾個方言所沒有的用法：專職修飾「火炕」，例如「一盤炕」。目前無法確定修飾「磁帶／錄音帶」的「盤」和修飾「火炕」的「盤」是否為同一量詞。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一盤炕」的說法早於「一盤磁帶」；另外，「一盤炕」中「盤」在靜樂話中有動詞用法，如「盤炕」表示「做火炕」之意。再比如介休話中專有的個體量詞「錠」，修飾「元寶」。發音人表示，當地有流行古玩之傳統，因而常用「錠」，具地方特色。這些都是具有專職功能的物體類個體量詞。

晉語個體量詞的考察一方面與「南強北弱」格局吻合，一方面支持個體量詞「北方漢語單一起源假設」。可能的形成原因是「阿爾泰化」和「官話」影響並不徹底。儘管晉語受到阿爾泰語和官話的雙重影響（喬全生 2019, 2023），卻同時也相對完整地保留了原貌，尤其是在晉語靜樂話、偏關話中（靜樂話、偏關話個體量詞較介休話、長治話少），這可能是得益於晉語（非官話毗鄰區）所處的地理環境較為封閉，相對海拔較高（沈明 2008）。

另外兩個事實也能夠說明阿爾泰語和官話對晉語的影響均非徹底。其一是晉語（非官話毗鄰區）是北方唯一完整保留了入聲的語言，可見其入聲系統並未被影響強大的官話所侵蝕（也見沈明 2008）；其二是北方方言及晉語聲調減少（最少為 3 個聲調），一般認為是「阿爾泰化」的結果 (Hashimoto 1986；孫宏開 2015；喬全生 2019)；然而位於山區的靜樂話卻仍舊保留了 6 個聲調（喬全生 2019），這只能解釋為是「阿爾泰化」不明顯。對於晉語受到阿爾泰語和官話的影響均非徹底的特性，一個合理的解釋是晉語區內之地理地貌所致：山地為主、海拔偏高，尤其是靜樂話等所處的呂梁片，請見圖六中左側圓圈內的區域。



圖六 晉語區（部分）地形地貌圖 17

晉語所在區域的地形地貌有其閉塞性，這一直被視為晉語具有相對獨特性的重要因素（沈明 2008）。正因為如此，我們既可以在晉語中看到「阿爾泰化」的痕跡：個體量詞「南強北弱」；也看到晉語自身所保有的特點：個體量詞並非積弱不振，呼應「北方漢語單一起源假設」。

六、結論

個體量詞的數量與該語言中量詞發展的成熟度直接關聯，然而文獻中對於晉語量詞的研究未將個體量詞與計量量詞做出嚴謹的區分。本文依據量詞的乘法屬性與語意特性 (Her 2012)，發展出檢驗晉語個體量詞的準確測試方法，逐一檢視了文獻中晉語由南到北 6 個方言中的量詞，首次確認了晉語常用的 30 個個體量詞。雖然整體而言，晉語個體量詞的數量少於南方漢語，如臺灣華語、閩南語、粵語等，且其句法功能也較為單一，符合「南強北弱」的格局；然而，本文的研究發現卻也顯示晉語中個體量詞的絕對數量並非如文獻所稱之稀少，部分方言甚至超過 50 個，而且也

17 圖片取自 [topographic-map.com](https://zh-cn.topographic-map.com/map-1dcjm2/) 山西省地圖 <https://zh-cn.topographic-map.com/map-1dcjm2/?center=37.66623%2C113.0809&zoom=8> (2024.10.29 上網檢索)。

存在一些專職性或具有特色的個體量詞。這些發現同時也呼應了 Her and Li (2023) 所提出的個體量詞「北方漢語單一起源假設」。

對於晉語中個體量詞表現出的這兩種面向性質，我們給出一個可能的解釋：即晉語一方面受到「阿爾泰化」的影響，一方面也部分保持了漢語原有的量詞面貌。這背後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晉語所在區域的地理樣貌導致，尤其是靜樂話所在之呂梁片。此種情形下，阿爾泰語抑或是官話對晉語的衝擊應相對平衡；然而這個看法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的驗證。此外，本文的考察重點是晉語中個體量詞系統，未來也期待對個體量詞在漢語語族中的分布進行更為全面的語言類型學考察，以期進一步檢視漢語語族中個體量詞之面貌，並檢驗「北方漢語單一起源假設」。

附錄

表三 晉語新鄉話個體量詞（39 個）^{18、19、20、21}

個體量詞	例子	= 一個？	一個 AN=— A 個 N ？	插入「的」？
把	一把刀	✓	✓	*
本兒	一本兒書	✓	✓	*
床	一床被子	✓	✓	*
道	一道題	✓	✓	*
朵兒	一朵兒花	✓	✓	*

18 晉語中個體量詞「號」的使用有一個條件，即其只能與數值大於 1 的概數連用。如「一號人」、「三號人」不成立，而「兩三號人」、「七八號人」成立。因而「十來號人」中間可以插入「的」是可預期的，因為數詞所標示的數值較大。「十來號人」無法通過形容詞修飾測試與個體量詞「號」本身語意有關，拒絕形容詞出現在其前面。這並不能作為「號」不是個體量詞的證據。相反，「號」可以被通用量詞「個」無條件替代，表明其數值語意固定為 1。這是個體量詞的核心語意。

19 一個 AN=— A 個 N 中 A 表示形容詞，N 表示名詞成分。這個測試的使用是受限制的，因為大多數情況下，形容詞的出現傾向於在名詞成分前而非個體量詞前。因而在具體測試時，我們主要採用「大／小」、「長／短」類表示客觀物理性質的形容詞，雖然形容詞出現的位置不同影響整個成分的接受度，但實際操作中對於一個 AN=— A 個 N 語意是否等值的判斷卻影響較小。有些情況下，客觀物理性質的形容詞如「大／小」，不適用於修飾一些中心名詞如「手藝」，這種情況我們用？標記；但即便如此，受訪者卻可以判斷出「一大門手藝」和「一門大手藝」在語意上是等值的，明顯區別於如「一大箱蘋果」和「一箱大蘋果」，這種情況我們仍用 ✓ 標記。

棟	一棟樓	✓	✓	*
發	一發子彈	✓	✓	*
號	十來號人	✓	*	✓
圪瘩	一圪瘩豆腐	✓	✓	*
圪截／ 截兒	一圪截木頭	✓	✓	*/✓
個	一個軍人	✓	✓	*
根	一根黃瓜	✓	✓	*
股	一股線	✓	✓	*
骨碌	一骨碌木頭	✓	✓	*/✓
掛	一掛鞭	✓	✓	*
家	一家公司	✓	✓	*
件兒	一件兒衣服	✓	✓	*
節兒	一節兒電池	✓	✓	*
棵	一棵白菜	✓	✓	*
顆	一顆珠子	✓	✓	*
塊兒	一塊兒手帕	✓	✓	*
粒兒	一粒兒米	✓	✓	*
輛	一輛車	✓	✓	*
口	一口井	✓	✓	*
門	一門手藝	✓	? ✓	*
面	一面鏡子	✓	✓	*
盤兒	一盤兒磁帶	✓	✓	*
匹	一匹馬	✓	✓	*

20 需要指出，晉語中常見的「圪」字頭量詞如「圪截」、「圪瘩」等兼有個體量詞和計量量詞的用法。例如「一圪瘩豆腐」、「一圪截繩子」既可表示「一塊豆腐」、「一根繩子」；同時也可以用作當豆腐和繩子被切分的情形，被切分後的每一小塊豆腐和每一小截繩子仍舊是「一圪瘩豆腐」、「一圪截繩子」。因為「一圪瘩豆腐」、「一圪截繩子」通過核心語意數值為 1 的測試，因而我們將其歸為個體量詞，然而，我們也期待在「一個 AN=一 A 個 N」與「可否插入『的』」的測試中存在變數，這是因為「圪截／圪瘩」的語意雙重性所致。另外，同屬於兼類量詞的還有「把」，在「一把瓜子」中「把」為計量量詞，在「一把斧頭」中為個體量詞，本文所記錄「把」僅指後者。

21 表中凡用拼音標註而無對應漢字的表示無本字可考。

篇	一篇課文	✓	✓	*
片	一片燴面	✓	✓	*
扇兒	一扇兒窗戶	✓	✓	*
首	一首歌	✓	✓	*
條	一條魚	✓	✓	*
貼	一貼膏藥	✓	✓	*
頭	一頭牛	✓	✓	*
頁兒	一頁兒紙	✓	✓	*
張	一張紙	✓	✓	*
隻	一隻手／鳥	✓	✓	*
座	一座山	✓	✓	*

表四 晉語長治話個體量詞（49 個）

個體量詞	例子	=一個？	一個 AN=— A 個 N ?	插入「的」？
把	一把斧頭	✓	✓	*
本	一本書	✓	✓	*
部	一部手機	✓	✓	*
冊	一冊畫本	✓	✓	*
串	一串院	✓	✓	*
道	一道題	✓	✓	*
棟	一棟樓	✓	✓	*
堵	一堵牆	✓	✓	*
朵	一朵花	✓	✓	*
發	一發子彈	✓	✓	*
封	一封信	✓	✓	*
份	一份文件	✓	✓	*
幅	一幅畫	✓	✓	*
桿	一桿秤	✓	✓	*
圪瘩	一圪瘩豆腐	✓	✓	*/✓
圪截	一圪截木頭	✓	✓	*/✓
圪級	一圪級台階	✓	✓	*
圪節	一圪節電池	✓	✓	*

個	一個軍人	✓	✓	*
根	一根黃瓜	✓	✓	*
股	一股線	✓	✓	*
號	十來號人	✓	*	✓
戶	一戶人家	✓	✓	*
家	一家超市	✓	✓	*
架	一架飛機	✓	✓	*
間	一間臥室	✓	✓	*
件	一件衣服	✓	✓	*
具	一具屍體	✓	✓	*
捲	一捲鋪蓋	✓	✓	*
棵	一棵樹	✓	✓	*
顆	一顆糖	✓	✓	*
孔	一孔窯	✓	✓	*
口	一口井	✓	✓	*
塊	一塊磚	✓	✓	*
粒	一粒米	✓	✓	*
輛	一輛車	✓	✓	*
掛	一掛卡車	✓	✓	*
門	一門手藝	✓	? ✓	*
面	一面鏡子	✓	✓	*
盤	一盤磁帶	✓	✓	*
篇	一篇課文	✓	✓	*
片	一片膏藥	✓	✓	*
扇	一扇門	✓	✓	*
首	一首歌	✓	✓	*
條	一條魚	✓	✓	*
張	一張紙	✓	✓	*
隻	一隻鳥	✓	✓	*
炷	一炷香	✓	✓	*
座	一座山	✓	✓	*

表五 晉語介休話個體量詞 (54 個)

個體量詞	例子	=一個？	一個 AN=— A 個 N ？	插入「的」？
把	一把刀	✓	✓	*
本	一本書	✓	✓	*
床	一床被套子	✓	✓	*
道	一道題	✓	✓	*
頂	一頂帽子	✓	✓	*
棟	一棟樓	✓	✓	*
堵	一堵牆	✓	✓	*
朵	一朵玫瑰	✓	✓	*
錠	一錠元寶	✓	✓	*
發	一發子彈	✓	✓	*
封	一封信	✓	✓	*
份	一份報紙	✓	✓	*
幅	一幅畫	✓	✓	*
桿	一桿槍	✓	✓	*
圪瘩	一圪瘩豆腐	✓	✓	*/✓
gejie ²²	一 gejie 鏡子	✓	✓	*
圪截	一圪截木頭	✓	✓	*/✓
個	一個軍人	✓	✓	*
根	一根黃瓜	✓	✓	*
股	一股線	✓	✓	*
號	十來號人	✓	*	✓
戶	一戶人家	✓	✓	*
級	一級樓梯	✓	✓	*
家	一家公司	✓	✓	*
架	一架飛機	✓	✓	*

22 發音人指出介休話此處「gejie」是不同於「圪截」的個體量詞，本字不可考。「Gejie」基本同「個」然而使用範圍較「個」窄。如雖然「一 gejie 手機」、「一 gejie 桌子」可以講，但用「個」卻更為常見。

間	一間臥室	✓	✓	*
件子	一件子衣服	✓	✓	*
截子	一截子電線	✓	✓	*
節	一節電池	✓	✓	*
具	一具犁	✓	✓	*
捲	一捲鋪蓋	✓	✓	*
顆	一顆葡萄	✓	✓	*
口	一口井	✓	✓	*
掛	一掛車	✓	✓	*
門	一門課(科目)	✓	✓	*
面	一面鏡鏡	✓	✓	*
盤	一盤磁帶	✓	✓	*
匹	一匹馬	✓	✓	*
篇	一篇課文	✓	✓	*
片	一片葉葉	✓	✓	*
起	一起案子	✓	✓	*
扇	一扇門	✓	✓	*
首	一首歌	✓	✓	*
台	一台電視	✓	✓	*
挺	一挺機關槍	✓	✓	*
條	一條魚	✓	✓	*
頭	一頭牛	✓	✓	*
眼	一眼井	✓	✓	*
頁	一頁紙	✓	✓	*
盞	一盞燈	✓	✓	*
張	一張紙	✓	✓	*
隻	一隻手／鳥	✓	✓	*
株	一株樹	✓	✓	*
座	一座山	✓	✓	*

表六 晉語靜樂話個體量詞 (34 個)

個體量詞	例子	=一個？	一個 AN=— A 個 N ?	插入「的」？
本子	一本子書	✓	✓	*
串	一串院	✓	✓	*
道	一道題	✓	✓	*
棟	一棟樓	✓	✓	*
堵	一堵牆	✓	✓	*
發	一發子彈	✓	✓	*
付	一付棺材	✓	✓	*
號	一百多號人	✓	?	*
圪瘩	一圪瘩豆腐	✓	✓	*
圪朵	一圪朵花	✓	✓	*
圪截	一圪截木頭	✓	✓	*
個	一個人	✓	✓	*
根	一根黃瓜	✓	✓	*
掛	一掛車	✓	✓	*
顆	一顆米	✓	✓	*
口	一口豬	✓	✓	*
戶	一戶人家	✓	✓	*
liang 子	一 liang 子手 藝	✓	?	*
家	一家小賣鋪	✓	✓	*
件子	一件子衣服	✓	✓	*
節	一節電池	✓	✓	*
門	一門親事	✓	✓	*
盤	一盤磁帶／炕	✓	✓	*
篇	一篇課文	✓	✓	*
片子	一片子藥	✓	✓	*
扇	一扇門	✓	✓	*
條	一條魚	✓	✓	*
眼	一眼窯	✓	✓	*
盞	一盞燈	✓	✓	*

張	一張畫	✓	✓	*
隻	一隻手	✓	✓	*
株	一株樹	✓	✓	*
炷	一炷香	✓	✓	*
座	一座山	✓	✓	*

表七 晉語偏關話個體量詞 (29 個)

個體量詞	例子	=一個？	一個 AN=— A 個 N ？	插入「的」？
把	一把刀	✓	✓	*
瓣	一瓣花瓣	✓	✓	*
本	一本書	✓	✓	*
床	一床褥子	✓	? ✓	*
串	一串院	✓	✓	*
道	一道題	✓	? ✓	*
棟	一棟樓	✓	✓	*
堵	一堵牆	✓	✓	*
朵	一朵花	✓	✓	*
幅	一幅畫	✓	✓	*
圪瘩	一圪瘩豆腐	✓	✓	*
圪截	一圪截水管	✓	✓	*
圪枝子	一圪枝子樹杈 子	✓	✓	*
個	一個手機	✓	✓	*
根	一根黃瓜	✓	✓	*
件子	一件子衣服	✓	✓	*
節子	一節子電池	✓	✓	*
顆	一顆米	✓	✓	*
門	一門手藝	✓	? ✓	*
苗	一苗柿子苗	✓	✓	*
盤	一盤磁帶	✓	✓	*
篇	一篇課文	✓	✓	*
片	一片葉子	✓	✓	*

鋪	一鋪炕	✓	✓	*
扇	一扇門	✓	✓	*
條	一條魚	✓	✓	*
頁子	一頁子紙	✓	✓	*
盞子	一盞子燈	✓	✓	*
張	一張照片	✓	✓	*

表八 晉語包頭話個體量詞 (30 個)

個體量詞	例子	=一個？	一個 AN=— A 個 N ?	插入「的」？
本	一本書	✓	✓	*
道	一道題	✓	✓	*
堵	一堵牆	✓	✓	*
棟	一棟樓	✓	✓	*
朵	一朵花	✓	✓	*
封	一封信	✓	✓	*
圪瘩	一圪瘩豆腐	✓	✓	*
圪截	一圪截水管	✓	✓	*
個	一個人	✓	✓	*
根	一根草	✓	✓	*
號	十來號人	✓	? ✓	*
戶	一戶人家	✓	✓	*
件兒	一件兒衣服	✓	✓	*
節	一節電池	✓	✓	*
捲	一捲鋪蓋	✓	✓	*
顆	一顆蘋果	✓	✓	*
口	一口井	✓	✓	*
塊兒	一塊兒毛巾	✓	✓	*
輛	一輛汽車	✓	✓	*
面	一面牆	✓	✓	*
苗	一苗蔥／樹	✓	✓	*
篇兒	一篇兒課文	✓	✓	*
片兒	一片兒葉子	✓	✓	*

首	一首歌	✓	? ✓	*
條	一條魚	✓	✓	*
貼	一貼膏藥	✓	✓	*
頭	一頭牛	✓	✓	*
張	一張照片	✓	✓	*
隻	一隻雞	✓	✓	*
座	一座山	✓	✓	*

表九 晉語個體量詞共用情況

編號	量詞	新鄉	長治	介休	靜樂	偏關	包頭	數量
1	件	件兒	件	件子	件子	件子	件兒	6
2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6
3	圪截	圪截／ 截兒	圪截	圪截	圪截	圪截	圪截	6
4	圪瘩	圪瘩	圪瘩	圪瘩	圪瘩	圪瘩	圪瘩	6
5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6
6	本	本兒	本	本	本子	本	本	6
7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6
8	條	條	條	條	條	條	條	6
9	棟	棟	棟	棟	棟	棟	棟	6
10	片	片	片	片	片子	片	片兒	6
11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兒	6
12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6
13	顆	顆	顆	顆	顆	顆	顆	6
14	堵		堵	堵	堵	堵	堵	5
15	扇	扇兒	扇	扇	扇	扇		5
16	朵	朵兒	朵	朵		朵	朵	5
17	盤	盤兒	盤	盤	盤	盤		5
18	節	節兒		節	節	節子	節	5
19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5
20	隻	隻	隻	隻	隻		隻	5
21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5

22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5
23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5
24	把	把	把	把		把		4
25	發	發	發	發	發			4
26	掛	掛	掛	掛	掛			4
27	戶		戶	戶	戶		戶	4
28	家	家	家	家	家			4
29	面	面	面	面			面	4
30	首	首	首	首			首	4
31	串		串		串	串		3
32	幅		幅	幅		幅		3
33	床	床		床		床		3
34	蓋			蓋	蓋	蓋子		3
35	貢	貢兒		貢		貢子		3
36	塊	塊兒	塊				塊兒	3
37	封		封	封			封	3
38	捲		捲	捲			捲	3
39	股	股	股	股				3
40	輛	輛	輛				輛	3
41	頭	頭		頭			頭	3
42	苗					苗	苗	2
43	眼			眼	眼			2
44	炷		炷		炷			2
45	株			株	株			2
46	份		份	份				2
47	具		具	具				2
48	匹	匹		匹				2
49	架		架	架				2
50	桿		桿	桿				2
51	棵	棵	棵					2
52	粒	粒兒	粒					2
53	間		間	間				2

54	圪枝子					圪枝子		1
55	瓣					瓣		1
56	舖					舖		1
57	圪朵				圪朵			1
58	付				付			1
59	<i>liang</i> 子				<i>liang</i> 子			1
60	<i>gejie</i>			<i>gejie</i>				1
61	冊		冊					1
62	台			台				1
63	圪節		圪節					1
64	圪級		圪級					1
65	孔		孔					1
66	截子			截子				1
67	挺			挺				1
68	級			級				1
69	貼	貼					貼	1
70	起			起				1
71	部		部					1
72	錠			錠				1
73	頂			頂				1
74	骨碌	骨碌						1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丁邦新 1987 〈論官話方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4(1987.12): 809-841。

毛志萍 2019 「漢語方言名量詞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論文。

王 森 2001 〈東干話的語序〉，《中國語文》2001.3(2001.5): 225-229。

史秀菊 2012 〈晉語盂縣方言的時制系統〉，《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1.2(2012.3): 108-110。

- 史秀菊、王海立 2024 〈晉語「們」類成分探源〉，《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7.4(2024.7): 1-11。
- 石毓智 2002 〈量詞、指示代詞和結構助詞的關係〉，《方言》2002.2(2002.5): 117-216。
- 何萬順、林昆翰 2015 〈分類詞與量詞的區分：以臺灣華語為例〉，《漢語學報》2015.4(2015.11): 56-68。
- 李 榮 1985 〈官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5.1(1985.1): 2-5。
- 李 榮 1989 〈漢語方言的分區〉，《方言》1989.4(1989.11): 241-259。
- 李榮、熊正輝、張振興編 2012 《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 步連增 2011 〈漢語名量詞起源再探〉，《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1(2011.1): 89-96。
- 汪化雲 2008 〈漢語方言「箇類詞」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3(2008.9): 517-573。
- 沈 明 2008 〈山西省的漢語方言〉，《方言》2008.4(2008.11): 350-360。
- 邢向東 2017 〈晉語過去時標記「來」與經歷體標記「過」的異同——晉語時制範疇研究之二〉，《語文研究》2017.3(2017.9): 44-50。
- 邢向東 2020 〈晉語的時制標記及其功能與特點——晉語時制範疇研究之三〉，《方言》2020.1(2020.4): 5-19。
- 侯精一 1986 〈晉語的分區（稿）〉，《方言》1986.4(1986.11): 253-261。
- 胡振華 1986 《柯爾克孜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孫宏開 2015 〈論語言接觸的各種形式〉，第十一屆中國語言學學術會議特邀報告。
- 祖生利 2001 〈元代白話碑文中方位詞的格標記作用〉，《語言研究》2001.4(2001.12): 62-75。
- 祖生利 2003 〈《元典章·刑部》直譯體文字中的特殊語法現象〉，《蒙古史研究》第7輯(2003.12): 138-190。
- 高亞楠 2017 〈跨方言比較視角下漢語量詞顯赫功能及動因〉，《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5(2017.9): 196-202。
- 敏春芳、李小潔 2023 〈語言接觸視角下甘肅臨夏話「們」的複雜用法〉，《語言研究》43.2(2023.6): 48-55。
- 曹志耘 2008 《漢語方言地圖集（詞彙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陳孟英、謝妙玲、何萬順 2020 〈臺灣閩南語分類詞之檢驗〉，《語言暨語言學》21.3(2020.7): 375-407。

- 陳甚安、唐威洋、梁永平、何萬順 2024 〈阿爾泰語言中分類詞的起源與分布〉，《中國語言學報》52.2(2024.5): 456-479。
- 麻彩霞 2021 〈近代漢語中的「蒙語化」與「去蒙語化」——以語氣助詞「咱」為例〉，收入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編，《勵耘語言學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頁190-202。
- 喬全生 1996 〈晉語附加式構詞的形態特徵〉，《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3(1996.5): 60-65。
- 喬全生 2004 〈論晉語方言區的形成〉，《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4(2004.7): 17-21。
- 喬全生 2008 《晉方言語音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喬全生 2019 〈語言接觸視域下晉方言語音的幾點變化〉，《漢語學報》2019.4(2019.11): 2-8、95。
- 喬全生 2023 〈三論語言接觸視域下晉方言語音的幾點變化〉，《漢語學報》2023.4(2023.11): 67-75。
- 游汝杰 1982 〈論臺語量詞在漢語南方方言中的底層遺存〉，《民族語文》1982.2(1982.4): 33-45、48。
- 賀 巍 1993 《洛陽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黃明慧 2022 「灋縣方言物量詞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碩士論文。
- 黃從嘉、李孟璋、徐啟斌、何萬順 2025 〈分類詞在北方漢語中的演變：魏晉南北朝與元朝兩個時期的比較〉，《清華學報》出版中。
- 楊永龍 2019 〈甘青河湟話的混合特徵及產生途徑〉，《民族語文》2019.2(2019.4): 10-24。
- 廖家昱 2014 「區分客語中之分類詞」，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綠原 2022 〈青海甘溝話多功能語法詞「個」的功能及發展〉，《當代語言學》2022.6(2022.12): 859-878。
- 趙 煽 2022 「營口方言量詞研究」，瀋陽：遼寧大學碩士論文。
- 劉世儒 1965 《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 劉育林、劉肖杉 2012 〈現代晉語「圪」字新探〉，《語文研究》2012.4(2012.12): 63-65。
- 劉 洋 2019 〈西寧、銀川方言的量詞系統〉，《現代語文》2019.3(2019.3): 74-79。
- 蔣 穎 2009 《漢藏語系語言名量詞比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維基百科：漢語方言，<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B1%89%E8%AF%AD%E6%96%B9%E8%A8%80>（2024.10.29 上網檢索）。
- 維基百科：晉語分區圖 2006 版，<https://zh.wikipedia.org/zh-tw/File:晉語分區圖 2006 版.png>（2024.10.29 上網檢索）。
- topographic-map.com 山西省地圖 <https://zh-cn.topographic-map.com/map-1dcjm2/> 山西省/?center=37.66623%2C113.0809&zoom=8（2024.10.29 上網檢索）。
- Allasonnière-Tang, Marc, Zhong-Liang Gao, Shen-An Chen, and One-Soon Her. “Phylogenetic zAnalyses for the Origin of Sortal Classifiers in Mongolic, Tungusic, and Turkic Languages.” *Concentric* 49, no. 2 (November 2023): 295-315.
- Alves, Mark. “Grammatical Sino-Tai Vocabulary and Implications for Ancient Sino-Tai Sociolinguistic Conta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CSTLL48), Santa Barbara, CA, United States, August 21-22, 2015.
- Behr, Wolfgang. “Classifiers, Lexical Tone, Determinatives: A Look at Their Emergence and Diachrony in Old Chinese and Beyo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Diachrony of Classification Systems workshop, Wassenaar, Netherlands, March 12-14, 2009.
- Burusphat, Somsonge, and Qin Xiaohang. *Northern Zhuang Chinese-Thai-English Dictionary*. Nakhon Pathom, Thailand: Mahido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Downing, Pamela A. *Numeral Classifier Systems: The Case of Japa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6.
- Gil, David. “Numeral Classifiers.” In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edited by Matthew S. Dryer and Martin Haspelmath, Chapter 55.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2013. Accessed October 10, 2024, <http://wals.info/chapter/55>.
- Greenberg, Joseph H. “Numeric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v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 In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of Joseph H. Greenberg*, edited by Keith Denning and Suzanne Kemmer, 166-9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1972].
- Haas, Mary. “The Use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Thai.” *Language* 18, no. 3 (July-September 1942): 201-5.
- Hashimoto, Mantaro J. “The Altaicization of Northern Chinese.” In *Contributions to Sino-Tibetan Studies*, edited by John McCoy and Timothy Light, 76-97. Leiden: Brill, 1986.

- Her, One-Soon. "Distinguishing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A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and Implications." *Lingua* 122, no. 14 (November 2012): 1668-91.
- Her, One-Soon, and Bing-Tsiong Li. "A Single Origin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Asia and Pacific: A Hypothesis." In *Nominal Classification in Asia and Oceania: Functional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edited by Marc Allassonnière-Tang and Marcin Kilarski, 113-6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23.
- Her, One-Soon, and Chen-Tien Hsieh. "On the Semantic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 no. 3 (July 2010): 527-51.
- Her, One-Soon, Harald Hammarström, and Marc Allassonnière-Tang. "Defining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Identifying Classifier Languages of the World." *Linguistics Vanguard* 8, no. 1 (November 2022): 151-64.
- Her, One-Soon, Ying-Chun Chen, and Nai-Shing Yen. "Mathematical Values in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PLOS One* 12, no. 9 (September 2017): 1-9.
- Huang, Shuanfan. *Chinese Grammar at Work*.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3.
- Huang, Yu-Hsin, One-Soon Her, and Stano Kong. "Identifying Sortal Classifiers in Hong Kong Cantonese." *SSRN* (2022): 1-49. Accessed May 4, 2025,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248364.
- Janhunen, Juha. "Grammatical Gender from East to West." In *Manifestations of Grammar*, edited by Matti Rissanen, Terttu Nevalainen, and Mirja Saari. Part 2 of *Gender in Grammar and Cognition*, 689-797.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0.
- Jenks, Peter. "The Hidden Structure of Thai Noun Phrase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 Lin, Jo-Wang. "Temporal Reference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2, no. 3 (July 2003): 259-311.
- Lin, Jo-Wang. "Time in a Language Without Tense: The Case of Chinese." *Journal of Semantics* 23, no. 1 (February 2006): 1-53.
- Smith Carlota S. "Tense With and Without Tense." In *Time and Modality*, edited by Jacqueline Guéron and Jacqueline Lecarme, 227-49. Studies in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75. Berlin: Springer, 2008.
- Wang, Lianqing.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PhD diss.,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4.

Yue, Anne O. "Chinese Dialects: Grammar."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ited by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84-125. London: Routledge, 2003.

Distribution of Sortal Classifiers in Sinitic Languages: A Case Study of the Jin Language

Li Zhen* and Her One-Soo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lassifiers in Northern Chinese are the original system, while those in other languages developed due to language contact (Her and Li 2023). However, the literature generally agrees that Southern Chinese has more sortal classifiers than its northern counterpart. This “strong-South-weak-North” pattern has been a significant argument for Western scholars opposing Northern Chinese as the origin of classifiers and instead supporting Tai-Kadai languages. Her and Li counter this argument with the “Altaicization” of Northern Chinese, claiming that the number of sortal classifiers in Northern Chinese has decreased over time, rather than being “weak” from the beginning. Since the Jin language is the only non-Mandarin Sinitic language in Northern China, the present article aims to closely examine the sortal classifiers in Jin and compare their quantity with those of Southern Sinitic languages. Based on the multiplicative property of the numeral as a multiplier and the classifier as a multiplicand, Her (2012) has developed a semantic thesis and a set of grammatical test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ortal classifiers and mensural classifiers.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each classifier put forth in the literature on Jin classifiers to confirm the actual number of sortal classifiers. Six Jin dialects are selected from south to north based on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sortal classifiers in these dialects range from about 30 to over 50. Based on the shared

* Li Zhe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er One-Soon, Nan Lin and Alice Lin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and Adjunct Chair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lassifiers among different dialects, Jin has at least 30 commonly used sortal classifiers. A comparison with Southern Sinitic languages shows that, though the distribution of sortal classifiers indeed matches the “strong-South-weak-North” pattern, Jin Chinese is by no means inherently “weak” in using sortal classifiers. This finding therefore supports the hypothesis that classifi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originated in Northern China.

Keywords: sortal classifiers, strong-South-weak-North,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 Jin Chinese, Altaicization